川流不止教育情：中山醫創校的故事
–榮譽董事長 周明智教授 專訪



2019 年 8 月 22 日，在颱風來襲的前天，天氣晴朗。今年 59 歲的中山醫學大學一如既往，靜靜地佇立在建國北路與文心南路的交會口，聽著熙來攘往的車聲、人聲，守護著在此學習的學生、及就醫的患者，與喧囂的世界成了對比，中山醫安靜沉穩的包容著在這裡進行的所有生活與活動，這樣的中山醫，是每位中山醫人所熟悉的。而今天，我們訪問了創辦人周汝川博士的長子，現今為榮譽董事長的周明智教授，聆聽那些我們不熟悉的，關於創校以及改制時期的中山醫故事。

創校的故事

1960 年，是中山醫創校元年，然而，從「理念」到「成為一所合格的學校」，卻遠不是短短幾句話的輕描淡寫。六十多年前開始的艱辛創辦歷程，以及往後逐步的發展、茁壯，即使時光漫漫，在周明智榮譽董事長的口中說來的這幾段歷史，卻依然深刻、清晰，有條有理地依循著脈絡往前推進。

有感於國內牙醫師人才奇缺，原本開設牙醫診所的周汝川博士與周張不博士夫妻發起了籌辦牙醫學校的想法，並尋求台中市各界人士的支持與聲援，假台中第二信用部合作社，召開創校發起人大會，通過設立計畫大綱。會中眾人公推周汝川博士為創辦人，負責創校一切事宜。然而，正當籌備工作如火如荼地展開時，卻傳來教育部要求中山牙醫專科學校成立後，必須參加「大專聯招」的條件。在此之前，有些大專是可以不用透過大專聯招，用自己的標準自行招收學生。這樣的條件提出後，由於缺乏利多誘因，致使原本承諾要捐錢、捐土地的人士，紛紛打退堂鼓。

面對這樣的困境，周汝川博士身為創辦人卻並未因此受挫餒志，反而越挫越勇，說服同為牙醫師的胞弟周汝南先生，共同捐贈位於台中南區樹德巷一甲半的水田做為校地。他賣掉了投資木材公司的股份，用這五十四萬的紅利興建五間平階教室，成為

無校門與圍牆的首期校舍基礎。而這筆錢在當時足以買下二甲多的土地，以今日地價每坪二十餘萬元來估算，當年建校的代價是何其高！周張不博士則捐出五分多地的佃農補償金，收回農地，作為興建校舍用地。為了能將土地變更做為學校用地，周汝川博士在台中市政府與台灣省政府間，往來奔波了十幾趟，才順利完成變更。當年，在眾人冷嘲熱諷的噓聲中，周汝川博士將診所的經營交付夫人處理，全心全意地為創校而奔波，歷經六年努力終於在 1960 年底定。

1957 年，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審議通過「中山牙醫專科學校籌設案」，1960 年，獲准設立四年制牙醫科； 1962 年改名「中山醫專」； 1977 年升格為「中山醫學院」； 2000 年附設醫院從「地區性醫院」躍昇為「醫學中心」； 2001 年獲教育部核准改制為「中山醫學大學」。目前學校規模包含四個學院 (7,500 百餘名學生)，以及經過衛生福利部評鑑通過為醫學中心等級的附設醫院。

六十年前，創辦一所牙醫學校的理念，像一粒種子被深深放進了土裡；而今日，中山醫學大學已是長成的大樹。之所以能夠如此的茂盛茁壯，是靠著創辦人周汝川博士夫婦始終如一的堅定與毅力，並同全校師生秉持校訓「誠、愛、精、勤」的精神，點點滴滴累積各項資源，一步一腳印地完成各項建設；用這樣的態度以及努力，來澆灌中山醫學大學這顆大樹，讓學校從只有五間平房的教室，到如今完備的規模。

時光懷舊──正式辦學的那幾年

在訪問的時候，我們問了一個問題：當年有那麼大的困難，會不會覺得不該堅持下去？有沒有什麼事情，讓他覺得創辦這間學校真的是非常值得的？一般人也許在看見一條艱辛又遙遠的路途時會就此放棄，更何況在沒有金錢奧援、也沒有土地的狀況下，更像是無路可走那樣的沒有希望！然而，周明智榮譽董事長卻說，對於父母親為中山醫的付出與精神，感到非常的驕傲。如今的中山醫，全校教師約 671 位，學生 7500 有餘；畢業校友已達 30900 人左右，不僅遍佈各大醫療機構、私人診所、研究單位及政商各界，且能在各個領域中發揮所長，學以致用，對社會有所貢獻。周明智榮譽董事長說：「我相信我的父母親及我們三兄弟都深刻認為辦理這個學校真的是非常值得，一切的辛苦努力也都值得，中山醫值得我們持續再付出與努力。」

話鋒一轉，周榮譽董事長談起了創校最初那幾年，一些如今聽來十分有趣的事情：「印象最深的事情是我們三兄弟是無酬的工友，寒暑假要到校園除草兩次，學期末要幫忙搬課堂桌椅。我的母親張不博士堅持親自除含羞草，原因是怕含羞草的刺傷到學生，這種視學生如己出的心情深植我心中。還有將從北部來學校教書的老師們也視

同家人，家裡就是這些北部老師的食堂，母親總是用愛心張羅他們的餐食，用照顧自己孩子的心情，不僅填飽他們的胃也填暖他們的心。記憶猶新每年農曆年節，由我們三兄弟騎腳踏車載年貨到學校犒賞留校的工友，與他們一起吃大年初一的午餐，同樣用對待家人的心情暖心暖胃。」

提到暑假來當工友的趣事，周明智榮譽董事長說，每到暑假，他會來把課桌椅疊高並綁起來，以免附近的農民在無柴可燒時，把椅子劈開當成現成木柴。有時也兼當放牛童，因為要取牛的血來做組織培養的實驗，所以當時學校養了一頭牛，放假的時候，就來帶這隻牛去找草吃。這樣的情景，在如今的時代實在很難想像；而他提及這些往事時的語氣相當幽默，似乎並不覺得這些付出是辛苦的事。

此外，當年的大學聯招不像現在有發達的電腦與網路，每年他們要到台北的台大體育館，等著學生們的志願分發結果，當時，一個學生可能填了幾百個志願，然後照著志願表的順序一個一個地往後錄取。在中山醫剛開辦的時候，志願排名較為後面，要等到很晚才有學生分發進來。然後，秘書用三聯單填寫資料，最清楚的一聯學校收著，次清楚的寄給學生，最後一張則留給聯招的中心。每年這樣來到台北等著收學生，總是會等到第二天凌晨二、三點才結束，而回台中的車子五點半發車，所以也沒有到旅館住宿，而是直接坐在公園稍微休息等車。這一段往事，也許不是中山醫辦學最艱辛的事情，卻也能從這樣的事件中，窺見當年創辦人周汝川博士的辛苦，以及持守這份堅持是真的極為不易。

劇變，以及發展的轉捩點——停招與改制

在 1972 到 1974 年間，中山醫無預警接到教育部的停招通知，箇中原因在時光長河中湮沒。問及這段時間的心路歷程，周明智榮譽董事長說：「父親周汝川博士以教育家自勉，靠著堅定與毅力，走過停招的那兩年，從不灰心與氣餒，這是我父母親創校的精神，也是中山醫持續傳承的精神，而這精神也將繼續發揚下去。」



2010 年日本齒科大學外賓來訪

停招那兩年，創辦人周汝川博士回到了母校日本齒科大學，赴日時僅攜帶三樣物品：日本齒科大學的畢業證書、日據時代所頒發的牙醫師證書以及 2000 美元，就像僅僅是到日本渡假一段時間般沒有過

多行李。

儘管突如其來的停招通知如晴天霹靂，然而，在日本的那兩年，並不是失志喪氣的──母校日本齒科大學對這位畢業校友多方幫助，安排他有地方工作、生活，幫忙他填寫住在日本以及工作所需的相關資料文件。對母校日本齒科大學的感謝之情，周明智榮譽董事長說到前幾年回到日本齒科大學時，校方對他們的照顧與招待。後來，他們便將過去在日本的一處住宅、土地無償捐給日本齒科大學。

兩年之後，創辦人周汝川博士回到台灣，沒多久中山醫就恢復招生了。1977 年，也就是恢復招生的三年後，中山醫專獲准升格為「中山醫學院」，附設醫院也改名為「私立中山醫學院附設孫中山先生紀念醫院」，而創辦人周汝川博士當選中山醫學院第一屆董事長。

關於「改制」這個重要的里程碑，早已習慣如今的中山醫學校氛圍的我們，一開始並不能從這短短兩字中明白它的意義，因此特別問到關於這件事的背景。周明智榮譽董事長回憶道：「改制這件事的起因是因為從中山畢業的學生，有些人到美國或日本工作、發展，然而當時國際間已經沒有五年制的專科學校，所以五年制的醫學生在國外的學歷認證上就有了疑議。為了順應國際情勢，於是五年制的專科醫學生改成為六年制；在學校興建圖書館後，進一步獲准改制成醫學院。回想當初有四家專科學校同時申請改制為學院，中山歷經十五年的努力，在當時的教育部長蔣彥士先生的協助下，親自將公文送給行政院長蔣經國先生，並說明醫學教育應該順應國際情勢，國際間已經沒有五年制專科學校。蔣經國先生評估後於當天下午約六點批示核准改制。」



舊圖書館大樓

自此之後，中山醫徹底走過低谷，勢如破竹的發展茁壯。

樹上繁花──在發展大事紀中點綴的小花絮

童話故事用幾筆帶出一個浪漫的結局，而現實生活中，我們聆聽更多的細節為故事的骨骼添上更接近真實的肌肉紋理。除了那些大方向的發展史之外，周明智榮譽董事長也講了很多關於中山醫的小花絮，像是建築物的水泥，從創校開始，就聽從周張不博士的堅持，指定使用台灣水泥蘇澳廠的水泥，因為它的水泥顆粒較細，密度較高

，蓋起學校來就更為安全，這個理念是基於周張不女士視學生們的安全為首要之務。因著這份堅持，在九二一大地震時，中山醫的建築沒有受到太大的毀損，只是牆壁有些裂縫而已，他幽默地補上了一句，所以在拆除舊建築準備改建時也特別難拆！

提到建築，周明智榮譽董事長順帶解釋了蓋醫院和蓋學校之間的差別，一般看不出來，蓋醫院的成本大約是興建學校的五倍。那些隱藏的成本在哪裡呢？除了我們容易想到的設備以外，原來連牆壁的邊角也有特別的處理，醫院的牆壁邊角，為了減少院內感染，或者是手術室需要保持無菌，牆角不能是完全直角，要以樹脂趁熱做成略為圓弧，這樣就比較不會形成打掃的死角，讓病菌滋生其中。



附設醫院-內科大樓、核醫大樓、汐川大樓

關於醫院從中港路搬遷來此，周明智董事提到由於路途遙遠，於是當初的方式就是只搬兩樣──病人與病歷；至於設備和器械則全部買新的，以減少搬遷的時間，最後只用七十二小時就完成這項浩大的工程。這樣求迅速的目的是縮短病人在搬遷過程中無法使用醫療設備的時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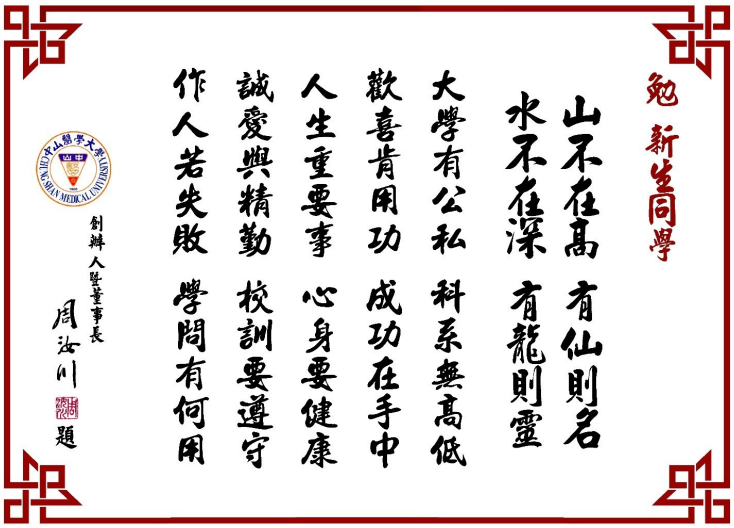
對於改制時期的細節補充，則是說到了其實五年制的學生所學也沒有比較少，當時暑假不像現在放長假，相當於暑假的時間也有課要上，所以總合起來的學分其實是和六年制一樣紮實。至於學制的不同對改制前後學生們的影響與解決辦法，周榮譽董事長說 ：「當時教育部同意辦理補修學分班，讓中山醫專學生完成學士學位。1977年以前畢業的牙科醫科學生，可以利用補修學分的方式來取得醫學院的畢業證書，對校友來說，是一件非常值得開心的事情，有機會進修，又能取得證書，對校友們而言是一項大利多。很高興學校的發展越來越進步，不管是師資、教學與服務皆有很好的評價；而空間的規劃也越來越符合實際發展需求。相信有大家共同的努力和奉獻的精神，一定能使本校蓬勃發展乃至永續經營。」

而說到中山醫以前和現在學生的不同， 周明智榮譽董事長說，以前放學之後，沒有學生要留在學校裡面，大家可能會去靜宜或中興附近吃飯、約會；現在校內到了晚上還是很熱鬧，學生有社團或者研究室等活動。

聽著這些點滴，今昔對比之下，如今的中山醫像是一棵時時都有繁花盛開的大樹，生機盎然。

川流不止教育情

創辦人周汝川博士的教育理念，在時代與世代間川流不止地澆灌了中山醫的成長，他曾經題了一首詩勉勵新生同學：



有人說，教育是百年樹人之業，需要長久的時間才能看出成果。創辦人周汝川博士的教育理念並未因時光而耗損，而是交棒到了下一代手中，穩穩地被持守著、發揚著。

關於從父親手中接下來的這份中山醫理念，周明智榮譽董事長寫下一段簡要自述，謹轉錄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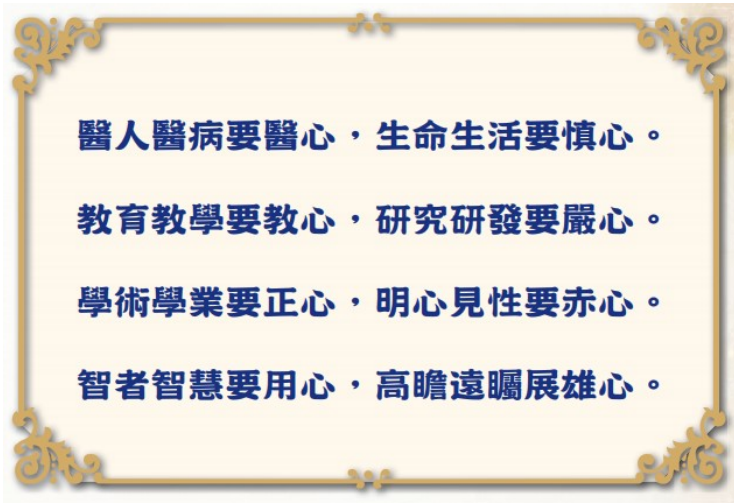


107 年我接任中山醫學大學榮譽董事長一職，甚感任重而道遠，我於西元 1944 年出生於台中市中區中正路老家，父母親皆為牙醫師，家父鑒於台灣光復後牙醫師人才奇缺，於這年創辦中山牙醫專科學校招生，初為牙科，以培養牙醫師為主旨，且慕名國父孫中山先生之救國救民精神，故名中山牙醫專科學校，簡稱『中山牙專』。父親篳路藍縷，從牙專兩年後，1962 年增設醫科，改稱中山醫學專科學校，簡稱『中山醫專』，其後再增設護理科與醫事技術科。1977 年為了提升學術水準與服務校友，經過長期奮鬥，獲准升格為『中山醫學院』。2001 年晉升為『中山醫學大學』。1969 年退役回母

校擔任外科住院醫師，任職住院醫師第三年，申請到日本東京醫科大學肺癌研究室當研究生長達 8 年之久，以兔子和狗為實驗動物，作出雷同人類肺癌的模式，論文發表在日本胸腔病患學會雜誌，收錄於「周明智博士論文集」第一輯，迄今我在編輯第十五輯。

1980 年學成回國，從基層做起，從事教學及臨床工作，當時台中市開胸手術剛剛起步，特別是肺癌的手術，台大謝建民教授常來指導，當年附設醫院座落於台中市中港路，1979 年我擔任總院長時，連體嬰忠仁、忠義的手術，讓中山知名度打開，中山醫院從三級教學醫院升為二級教學醫院，經濟狀況轉好，隨著社會脈動及市區的擴展，1997 年在現校區增建中山醫學中心，1999 年啟用開幕，到 2011 年 11 月汝川大樓落成，各科齊全的中山附設醫院於焉成立，汝川醫療大樓落成時每位醫護人員皆佩帶創辦人周汝川博士名言『醫人、醫病、要醫心』。

語末，**周明智榮譽董事長也題了一首贈給中山醫六十週年的詩**：



即將迎來六十週年的中山醫，如今她的風貌顯不出曾經經歷過的風浪，她像是一棵年年開花結果的樹，每年都有新的種子在此生成。有的種子原地落下生根，有的種子遠颺他方，在新的地方長出了一棵中山醫人。

（醫學系 105 級　林嘉倢 撰文）